

Кимбарович Леонидариз глядел на огонь и
думал. Думал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骨肉情**
уйти, уйти от своих невеселых дум.
Но куда человеку деться от сгустившихся
дум? Ведь ты же не бог... "Не нужно было
отпускать мальчика. Но не могла же радость
перед лицом старухи... А теперь сам
я в её положении. На той неделе схожу
к ней, попрошу вернуть мальчика. Не
отнимать у меня мою плоть и мою
кровь? Ведь ты же бог!" Ведь сам
тоже не бог, а всё-навсего простой
смертный... Ведь мальчик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ей такой же, как и мне... Вот если бы
я был богом! Ох, трудно, быть человеком,
гораздо труднее, чем богом... слава богу,
в этот сам убедился наш спаситель —
Иисус Христос... На той неделе пойду к
ней. **К Р О В Ъ** Хотя нет, не



骨 肉 情

——苏联当代中短篇小说选

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供稿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К Р О В Ь

Сборник повестей и рассказов
советских авторов

Состав сборника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 9 8 7

责任编辑：程 文

骨 肉 情

Gǔròu Qí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5\frac{3}{4}$ 插页 2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50

ISBN 7-02-000341-9/I·342

定价 5.70 元

出版说明

这本小说集的全部选目是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推荐的。它与我国编选的苏联小说集不同，苏联文学编辑家毕竟更了解本国的文学创作；它也不同于苏联出版的小说选本，因为是专为中国读者选编的，其中包含着编选者对中国读者文学审美情趣的理解。

本书收入的二十篇作品是从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十年期间的苏联中短篇小说新作中精选出来的。二十位作者中包括了象卡达耶夫等从二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的苏联文学先辈，象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瓦西里耶夫等经受过卫国战争洗礼的“前线作家”，象拉斯普京、马卡宁、克鲁平等在七十年代被称为“四十岁一代”的中青年作家，也包括了象冈察尔、顿巴泽等各民族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这一时期活跃在苏联文坛上的最知名的作家。这些作品从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等各个方面，既在总体上反映了近十年来苏联文学创作道德探索的深入和艺术格调上的变化，也具体展现了一些作家表现方法上的发展和创作个性的改变。通过这本小说集读者可以看到苏联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概貌和一些新的特点。

目 次

一个伟大的公社社员的故事	费·阿勃拉莫夫 (1)
	栗周熊 译
世界末日	维·阿斯塔菲耶夫 (10)
	白嗣宏 译
星期天早晨的会面	瓦·别洛夫 (37)
	潘桂珍 译
在疗养城	尤·邦达列夫 (54)
	刘 若 译
您是谁家的老人?	鲍·瓦西里耶夫 (57)
	崔永昌 译
邦达丽芙娜	奥·冈察尔 (108)
	乌兰汗 译
骨肉情	诺·顿巴泽 (122)
	程 文 译
一级飞行员库利科夫	谢·扎雷金 (136)
	查意楞 译
你在梦中悲泣	尤·卡扎科夫 (161)
	草 婴 译
梦乡人	瓦·卡达耶夫 (182)
	张敬铭 译

叶妮卡	维·康德拉季耶夫 (211)	丁昌第 译
展览会上的一幅画	弗·克鲁平 (248)	斯 庸 译
克留恰列夫和阿里姆什金	弗·马卡宁 (264)	张建华 译
初 嫁	帕·尼 林 (298)	臧乐安 范信龙 井勤荪 译
敞开的胸怀	叶·诺索夫 (345)	刘开华 译
有什么话要转告乌鸦吗?	瓦·拉斯普京 (354)	房俭生 译
华尔兹	格·谢苗诺夫 (378)	赵陵生 译
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	弗·索洛乌欣 (392)	贾 明 译
带翼的马	维·托卡列娃 (411)	郑海凌 译
死在西西里	尤·特里丰诺夫 (471)	邓蜀平 译
作者简介	薇·卡努尼科娃 撰写 (484)	一 夫 译

一个伟大的公社 社员的故事

费·阿勃拉莫夫

1

八月的霜冻，或者照北方人的说法——朝冻，突如其来地断送了夏天。

前一天人们都还穿着衬衫和连衫裙，晚上还坐在敞开的窗前喝茶，可清早一起来——小桥却蒙上了一层白霜。

区委书记还年轻，什么事都挂在心上，他把这场灾难看成是个人的不幸。

“可怕，可怕！连续三年歉收。我们已经对粮食作物不抱什么希望，可现在马铃薯也没收成。已经是第三年往区里调马铃薯了。”

“这种情况你们这里常有吗？”

“您是问朝冻？两三年总有一次吧。您自己想想，知道我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吗？”区委书记指了指挂在墙上的行政区划图，“紧靠北极圈了。瞧，过去北极还不那么肆虐，那时候树林比现在多，挡住了。现在，只要北冰洋打个喷嚏，沃洛格达就要发抖。总之，”区委书记痛心地点了摇头，满是白发的头，“我们要是以这种速度乱伐树木，用不多久，整个俄罗斯就

会处在风口之中，凛冽的寒风会从一个海上吹来，又吹向别的大海。”

“那你们就别乱砍乱伐呀！”我愤愤地说，带着挑衅的神态，因为我已经听厌了这些当地人的哭诉和抱怨。

“哼，您就会说你们别乱砍乱伐！……那计划怎么办？任务又怎么办呢？我今天来到区里——州里来的第一个电话说什么呀？是问朝冻吗？是问地里的情况吗？那你可就错了！结果是问一昼夜交付了多少立方米。我们为了完成计划，会把区里的树全伐光。这些您能理解吗？”

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默默地坐着，不敢瞧对方一眼，后来区委书记重又打起精神，振作了一下，开始给各国营农场去电话。

“萨姆索诺夫，你那儿怎么样？报告一下情况。没什么可报告的？好呀，你就说马铃薯还有多少没受害？都冻坏了，只有一些私人宅园地里的保全下来……是这样……”

区委书记无力地搁下话筒。

“就是这么回事。全区数萨姆索诺夫那里地势最好，所以就用不着给其他地方打电话了。”

可他又拿起了话筒。

“给我接桑尼科夫。是桑尼科夫吗？……你在高兴些什么呀，桑尼科夫同志？你说什么——朝冻没光顾你那里？什么，什么？你们连听也没听说过朝冻？你这是怎么……不，你说的是正经话？恭喜，恭喜……”

好似有一股激浪，一场春雨，把区委书记那张青年人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他从一早起来第一次笑了。

“英雄——这个桑尼科夫是英雄！已经连续两年多没出现朝冻。所有村子的庄稼都冻死了，唯独他在那里打哈哈。我使了妖术，他说。见他的鬼，他使了妖术。是把村后沼泽地里的水排干了，就是这么回事。我听有人说过，他们那里曾经有个庄稼人，还在革命以前，四十年，年年排水。”

“四十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四十年。简直是个米库拉·谢金亚尼诺维奇^①！去年他们对我说了以后，我也不相信，我当时觉得有点儿象是幻梦，神话。现在看来，里面是有些道理。”

2

和昨天、前天一样，天空又是夏天的样子，湛蓝而明亮，可大地上已是秋天，寂寥的深秋时节。地里的庄稼——马铃薯的茎叶、大麦、燕麦都已发黑，枝儿耷拉着，让水给泡胀了。道路泥泞难行，小汽车摇摇晃晃，象个醉鬼。

不过，当我们登上一座山，翻过一道岗，一看——奇怪，秋天哪儿去了？大麦一穗挨一穗地挺立着，好象接受检阅的近卫军，一畦畦马铃薯在阳光下绿油油的，而在马铃薯畦那边，麦地波浪起伏，简直是夏天的神话。

“沙沃戈利村总是这样，”兴致勃勃的司机说，“今天全区都哭丧着脸，他们却载歌载舞。”

我在村里倒没听到歌声，但村苏维埃主席，就是两个多小

^① 俄国民间勇士歌中的农民壮士。

时之前区委书记打电话找的那个桑尼科夫，几乎是在手舞足蹈地迎接我。这个人虽然年纪不算轻，不过性情很快活。

“噢，噢。就是说，您是为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老人光临敝村？是呀，我们这里是曾有过一个西拉^①·伊万诺维奇。”

“西拉·伊万诺维奇？就这么叫的吗？”

“嗯。出生证上写的是西兰季，可老人们都叫他西拉，而且他管自个儿也叫西拉。他是从来不低头的。他说，既然我生下来就叫西拉，就应该干一番我能干的大事。他还想出来了，要向魔鬼开战。怎么样？他替自己找的活儿不错吧？大家都在耕耘、播种、打仗，可他就只知道向沼泽地开战。国内战争时期，我们沙沃戈利打得可热闹啦。村子的一头掌握在白军手里，另一头掌握在红军手里。可他，什么都不想过问。他一只手里拿锹，另一只手扶杖；年纪老了，风都可能把他刮倒，但他依然到沼泽地去。你知道吗，结果怎么样？红军和白军之间不再打仗了。人们等着老头儿从地里走过。他很引人注目。听人说，他直到死都穿着一件用白土布做的大褂，长长的，很象现在的工作服。”

听他这么一说，我两眼不由得瞟了一眼窗外喧腾的绿色田野。

“不，不，”桑尼科夫露出几颗坚硬的牙齿。“西拉·伊万诺维奇那时候不是打这里走过。那是在我们现在的南边，而西拉的地盘在北面。”

① 西拉(сила)，俄语意为力量。

身边已经找不到汽车——区里的车当时就已经返回，国营农场的车——农忙季节又到哪里去找国营农场的车呢？我们等不到晚上，只好搭上大车出发了。

道路轧得瓷实，也很平坦，我们很快穿过田野，来到湖边，当年西拉·伊万诺维奇就是把沼泽地的水排到这个湖里；离开湖之后，我们改为步行，向一些赤杨树丛大步走去。

我象个孩子一样，心潮滚滚翻腾。

我贪婪地凝视着向我们迎面扑来的绿茵茵的密林，一直盼着灌木林很快就要闪出一条道，让我看到那一望无垠的沼泽地，看到已深深刻在我心灵上的那个人的战场。

桑尼科夫大步走在前头，突然停了下来。

“你瞧，我们到了。”

“到了？”我困惑不解地扫了一眼我们脚下那片没有割过的荒芜的草地，瞅了瞅赤杨树丛的绿色高墙，到那里还得有个五十米，不会再少。

“到了，我说。西拉·伊万诺维奇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业绩。”

“那么沼泽地……沼泽地在哪儿呀？”

桑尼科夫咧开嘴笑了：

“这里就是沼泽地。长着赤杨树的地方就是沼泽地，树丛后边也是沼泽地。向北伸得很远，大约有两公里左右。我还记得西拉式的壕沟。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称呼他挖的沟，孩子们在这儿玩过打仗。可现在，当然都长满草了。不带一把斧头要想进到这个鬼地方是不那么容易的。”

我还是想亲眼看看西拉·伊万诺维奇的杰作，于是一声

不吭钻进了密林。

我在丛林里钻来钻去，在树林中兜了老半天（这里长有松树和云杉），久久地听着身后沉浊的呼噜声（桑尼科夫患有哮喘病），但任何沟槽的一点明显迹象也找不着，只是一些红色和绿色的深草丛里看到一些类似鱼鳞坑的地方。

“也许，这只不过是传闻而已！”当我们钻出赤杨树丛，找到一个小丘坐下来时，我说。山丘下，在沼苔丛生的地方，流过一股赤褐色的、叮咚作响的泉水。

“什么——您说是传闻？关于西拉·伊万诺维奇的事是传闻？”桑尼科夫用手擦了擦通红的汗脸。“这怎么可能呢？大家都遭了朝冻的罪，老天却饶过我们？不，这里曾经是沼泽地来着——可怕极了！”他用手往赤杨树丛那个方向一指。“只要稍一刮北风，冷空气就会象通过管子一样从这片沼泽地向村里袭去，把庄稼冻死灭光。父亲那时候常说：很少有有收成的年景。是西拉，西拉·伊万诺维奇救了沙沃戈利村人的命。他挖沟挖了四十年，排干了沼泽地里的水。”

“他一个人？”

“你是说挖沟吗？嗯，可以说是一个人。不过，听人说起时候他曾经招呼过乡亲们。他是在那时候的村民全体大会上打的招呼。这样的全体大会当时叫什么来着？是村会吧？他说，让我们大家一起，团结一致来征服这块鬼沼泽地吧，把水排干，赶走寒气。如果我们，他说，不能看到好日子的到来，那就让我们的孩子，他们总能看到这一天。哼，俄罗斯农村公社是个什么玩意儿你是知道的。就是用推土机也甭想推得动。只有他的一个亲兄弟响应了他的号召，不过那人也只干

了一两年，就完了。”

“死了？”

“沼泽地把他吞没了。”

桑尼科夫沉吟了一会儿。

“我真不知道，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工资，挖沟机和任何技术设备都没有。他就一直用锹挖呀，挖呀，干了四十年。铁在水里泡一个星期也得长锈。何况他还是个有骨头有肉的活人，而且不是一个星期，是四十年……所以人们就叫他伟大的公社社员。”

“是谁这么叫的？”

“一个政委。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正好是我们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些事我当然都不记得了，因为那时候我连个影儿也还没有，这些都是听父亲说的。说是把红军队伍都调来了——村里人根本不愿动手。还说，棺材是红的，旗子也是红的——按新规矩给他下葬。在教堂旁边召开的群众大会。这时政委出场了。政委说，我们的战士同志们是用枪杆子夺来公社，他却是用锹。四十年。那么你们说，他说，该怎么来称呼这样的人呢？伟大的公社社员……”

桑尼科夫大概是因为这场一本正经的谈话时间过长而累乏了，于是又说起笑话来。

“如果还要问详细情况，就得找那些老婆子了。还会有人记得当时的情景。”

就两天的功夫，我听到了关于西拉·伊万诺维奇的各种各样的传说。

西拉是沙沃戈利村土地还从未诞生过的勇士（“手伸开来足有一沙绳^①长”）；西拉是一生中跟各种妖魔鬼怪打交道的怪人（“要不他怎么能把这么大的沼泽地排干？”）；西拉是个疯子（“难道一个正常人四十年能在沼泽地里乱刨乱翻吗？”）……

“他还不上教堂，”有一个皈依上帝的老太婆说，“礼拜天他都干活。神父老恐吓他：我诅咒你，你这个异教徒。他却满不在乎：我，他说，每天从早到晚用锹画十字，这就是我对上苍的祈祷。”

总之，直到咽气为止，他把毕生都献给了沼泽地——人们是在沼泽地上找到他的尸体的。

可是，主啊，他为之献身的人却是那么残忍，他们真是没有一点儿良心！

一个人从事这样的事业，可以说，就是在向一切天神地鬼挑战——全村人将世代托你的福，全村人——按理说包括老的、小的——都是你的奴仆，你的帮手。可乡亲们不让他抄近路走到沼泽地去。他央求，每次村会上他都一再请求：你们让我从地里，甚至不从地里，就从田埂上走也行，这样我的

① 俄国旧长度单位，等于二·一三四米。

路就会缩短一半。人们没有同意。就这样，一直到死那天，他都是绕着大弯蹒跚。

在离开沙沃戈利村前夕，我又到原先西拉·伊万诺维奇独居的小屋（老太婆们说，他连娶媳妇的工夫都没有）的地方去溜达了一阵，然后到他坟上去表示自己的敬意。

我和桑尼科夫在坟场上转悠了许久，在每块木牌和小金字塔形墓碑前都站了站，却没有找到西拉·伊万诺维奇的坟包。他的坟没有保全下来。

“我们这里没有红色查寻者，”离开坟场的时候，桑尼科夫本来打算向我解释一番，“要不他们会很快找到的……”

他突然不再作声，移开了视线。

（选自《北方》杂志 1979 年第 10 期）

栗周熊 译

世界末日*

维·阿斯塔菲耶夫

在讲述世界末日的故事之前，我有责任标明故事发生的地理位置和发生故事的时间。因为世界末日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况且，这一切对于发展情节是必要的，尤其是富有超级戏剧性的情节。我们这些现代编写家们，本来就把文学理论家们在祖国文学田地里啄食的学术界人士弄得困惑不解，十分恼火。他们争论不休，一层一层地揭对方的皮：当代的文学作品要不要情节？一部分人坚持说，没有情节，就象没有爸爸妈妈一样，生不出孩子来，也不会产生任何家庭，即艺术品。另一部分人，大多数是饱经风霜的老光棍，面带尖刻的冷笑，大模大样地驳斥老掉牙的“观念”，他们在那些玄之又玄的文艺学著作里得出合理的结论说，关于爸爸的问题嘛，还不不清楚；至于妈妈，那就不必费口舌了，也没有必要争论；只有那些昏头昏脑的落后分子才会坚持妈妈的必要性；只有那些对当代进步的成就不甚了了、不阅读中央报刊辩论材料中妇女界自身意见的男性人物，才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海外有一

* “世界末日”(又叫“末日审判”)，基督教教义之一。认为有朝一日，现世将终结，世人都将受到上帝的最后审判。

位妇女借助人工授精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是其一！其二，男人自己也十分机灵，哪儿也用不着去，用不着打电话，用不着浪费时间去献殷勤和买鲜花，扎一针“防破伤风”针剂，他就不需要任何女人，脑炎壁虱也不可怕，——一下子就避免了两种传染病。男人自觉若无其事，带着一副看不起人的神情，吐上几口唾沫，扬扬得意地说：“哈——，怎么样啊，管得着吗？！”

还是言归正传。故事发生的地点——北方的河流之一。它眼下已经再次由一批水利设施加固，并且彻底失去了河流的特点，只是简单称作水库。从人到鱼的各色生物都从河中逃出来，朝上游和远处四散逃窜。在本文提到的时期，河流从河口处开始，两侧就用围栅拦住了。围栅内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垛垛的木头。窄轨铁道几乎扎进了水底，快艇南来北往，汽车东奔西驰，锯条吱吱响，狗儿汪汪吠。在这座不大不小的新村里，炊烟袅袅。这里的几家管理机构都有各自的代号和巧妙简称。还有幼儿园、食堂、学校，甚至还有一家窗口直接朝着河面的旅馆。某年春天，我亲眼看见一只越冬的小山雀，蹲在细弦般的螺旋状围栅顶上，唱一首快乐的歌。干活的人们听着小雀儿啼啭，脸上漾着微笑。应当指出的是，新村及其周围的军人，都是钓鱼迷。有时候，你坐在冰窟窿旁边，拉拉带钩鱼形金属片，哨兵会提出一些关于深度、鱼饵、鱼性方面的忠告，总想死乞白赖地讨一根外国的钓丝，用商店里买来的带钩鱼形金属片换一件用子弹壳或者黄铜勺子铆成的自制品。这种勺子是由工匠们从食堂里偷出来，换取某种通常违禁的商品，从中渔利的。